



山先生文集

廿七之三十一

〇十二

和16
1899
12



和10
1338
/2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目錄

說上

元年說

陸舟說

素問說

黃帝登天說

文武士說

心說

敬說

敬義說

中說

默說關

慎獨說

敵戒說

通玄說

醉說

官反內貨來說

輯錄

對越說

端莊說

中興

端莊說

婚婦

端莊說

文成士婦

小結

素問篇

黃帝登天篇

六甲篇

對世篇

結上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目錄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說上

元年說 效公穀文法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曷為不謂之一年而謂之元年元者善之長也所謂仁也仁也者人心也人君之心善則政令正政令正則朝廷清朝廷清則百官善百官善則上下明上下明則國家善國家善則天下莫不於善故君子大體仁昔者人君以此心頒正朔于天下天下奉而行之是以謂之

元年正月而不謂之一年一月唐虞曰歲曰載夏亦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

陸舟說

廣胖先生揭陸舟二字命余為之說且告曰其字出于莊周書而古人有以舟為屋者今我以屋為舟蓋昭其儉也余以為舟者非恒在陸者歟則當使其以萬斛之力載萬斛之重而運漕於江海也舟者其恒在陸者歟則不可謂之舟也今以一盃之水欲泛萬斛之舟其可得乎然則謂之陸舟亦

可也且夫舟之為任也重矣哉為用也亦大矣哉黃帝以之濟不通夏后氏以之治鴻水盤庚以之不負厥載高宗以之濟巨川文王以之迎于渭武王以之渡盟津當此之時也舟豈在陸哉今先生仁以為任不亦重乎義以為用不亦大乎欲行仁義之道於此方猶推舟於陸宜乎先生之不容於世也不容然後見君子君子舟也庶人水也今以一盃之庶人水欲泛萬斛之君子舟是又可嘆也嗟此舟也後於黃帝夏后盤庚高宗文王武王之

時而不見用而今置諸陸則豈可不惜乎剡水爲舟者匠之功也載重致遠者舟之力也用之者舟人也今有可用之舟而不用焉何也道不行也是乃向所謂仁義之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是故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啻晝夜然用不用行不行在彼者也非舟與道之所干者也然今先生以不可離於仁義之道爲志則亦豈可不思用不用行不行耶若它年遇若黃帝等之君而行斯道於天下則衆民受其賜四海向其化豈

惟舟楫之利而已乎哉當此之時也欲謂之陸舟其可得乎而今未遇若黃帝等之君而未行斯道於天下而衆民未受其賜四海未向其化則舟楫之利亦人莫能知之然則謂之陸舟亦可矣是爲陸舟說

甲辰之冬十月十二日

慶長九年九月應惺窩之求作此說惺窩曰說中議論反覆可觀其所蘊所類又曰脫藁藻飾則切堂之芥化作龍驤之萃歟

素問說

素問之說古今異論有焉或曰問太始太初太素或曰素女問黃帝或曰平素問荅之書余按古人著書命篇多用問字蓋有意矣魯論有憲問齊論有子張問禮記有曾子問列子有湯問屈原有天問柳子有晉問若此之類不少孟子類浩然之氣七篇之中無太素字而唐李瀚蒙求云孟軻類素是蓋指氣爲素也今此書論運氣陰陽五行之病本然則太素之說有所據乎所謂素女者按后

漢書張衡思玄賦素撫絃而餘音李賢注云素素女也引史記曰大吳使素女鼓五十絃琴此其人歟雖然素問中終無素女事則未必是也若夫平素之說雖似平易而稍覺其淺近故今余採太素之義云

黃帝登天論

素問首篇上古天真論所謂黃帝登夫者何也余按尚書稱堯死曰殂落舜曰陟方禮記稱天子死曰外遐楚辭遠遊曰載營魄而登遐登遐字一作

登霞孔子作春秋曰天王崩是皆古人稱死之詞也今素問稱黃帝自生幼至死之事不言死而言登夫而已豈白日飛升天哉况乎又史記黃帝本紀無登夫二字哉然體魄歸地魂氣無不之也由此觀之謂死而為登夫是古人之遺意也余思素問登夫楚詞登霞是一意也后來漢武信方士之說故有黃帝不死及鼎湖乘龍之說何足信哉史遷封禪書孟堅郊祀志皆載方士之言世人不悟之實以為黃帝不死遂使神仙道士之言傳于世

不足辨也黃帝登夫放勳殂落舜降方天王崩是皆一意也何以証焉就此書徵之昇登天真之道豈死而已哉言其道成也故曰天真論

此二篇先生得意之文也惺窩亦讚嘆

文武士說

有請聞文武士之說者論曰兵以武勝其所以勝之者謀也謀者出於文故太公法有文韜有武韜此二者相兼為將帥之法如絳灌無文隨陸無武是不能相兼為可惜也兵在知機謀在周密機不

易見之而以謀知之謀不可洩也故善用兵者以
文武為左右想聖人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教者
文也戰者武也若不然棄其民也故曰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暴虎馮河非不猛烈不可以為武不禽
二毛斐不寬然不可以為文有文而無武斐勇也
有武而無文斐智也二者在方寸之間用捨進退
與時相宜者將帥用兵之道也將帥非佗是真男
子也男子之有志有事者謂之士有德行道藝者
亦謂之士執贄者亦謂之士學以居位者亦謂之士

士仕而不忘山林者亦謂之士士之稱博哉就其
位言之則士而大夫自大夫而卿自卿而諸侯雖
然諸侯之入事王為政者亦號曰卿士在內為相
在外為將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若不兼文武
何以能當其位乎但其小大輕重存于其人而已
文武果一乎哉縱說橫說言之長也若夫舜之所
文乃武大哉古人云舜亦士而帝者也談何容易
我不容冢也請聞此說而弗措者誰歟親衛校尉
寺西信之也不得已遂涉筆

心說阿部政重求之

張明公曰心總性情夫性者其理也五常是也情者其用也七情是也氣者其運用也意者其所發也志者其所向也念慮者意之餘也身者其所居也譬如同源而有派別如一木而有枝幹也然此心虛而無迹故難存而易亡唯敬則斯存能敬則身修此心為身主故無貴無賤皆以修身為本本正則性情志氣思慮亦自正可不敬乎

敬論 淺野因幡守長治求之

敬者聖學之要也程氏曰主一無適之謂也又曰整齊嚴肅之謂也謝氏曰此心惺惺法也尹氏曰此心收斂不容一物朱氏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看此等語則先儒之所思可以見之夫方寸之管攝一身身之所動是心之所為也心之所寓不外乎身雖然心體本虛應物無跡若無敬則本心云矣故聖賢之學莫若此敬始自堯之欽明歷群聖之言至於孔孟之訓誨悉皆以敬為要可不致思乎

敬義說

周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云敬義交立德不孤夫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存之則所以直內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執之則所以方外也德之所立不在此乎身之所修亦不在此乎凡身之所主者心也心之所寓者身也脩身為本者大學之教也其所以修之者敬身也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悉是敬也敬在於中則義立於外雖然義果不外求義果在中也猶身外無心也敬

義之為德也大矣哉可以致思焉藤君時友就余覓語不已不克峻拒書敬義二字以應之

中說 石川彌左衛門求之

即空即假即中者台嶠之所說乎說似一物即本中者禪林之所譚乎多言不如守中者道家之所云乎或有過有不及或有所偏或有所倚皆執一而無權乎盍反其本哉

默說 關

慎獨說 佐川 田昌俊 乞之

慎獨二字大學中庸共有之聖賢之所教也獨者
人之所不知而我唯獨所知之地也所謂不愧天
不愧屋漏者乎凡人陽為善而陰為不善外為恭
敬而內為怠慢公為直而私為曲在獨人之間為
篤實在閑居幽暗之中為詐偽此等之類皆是所
以不慎獨也故無內外無公私不二此心能畏能
敬謂之慎獨大學之所訓中庸之所戒誠是聖賢
之教誨也

敵戒說

或人舉敵戒二字請余為之說雖未詳其所擴而
參之武書則有虞氏戒於國中者大司馬法制之
所據也三軍以戒為固者太公望之教也由不虞
之道攻其不戒安國家之道以戒為寶戒者雖克
始始戰皆是孫吳之法也故知亂生於治危生於
安而常能戒豫自警則國家可永安有其備則諸
侯命故曰天子無敵有其道則百姓心服故曰仁
者無敵所謂道者即是仁義也若夫不仁不義則
親戚叛之肘腋之變可畏也所謂舟中之人皆為

敵國亦此意也。不可不戒也。若就日用之際推類言之，萬縣之內爛，不知厭而青州之接兵來，叛為寇，即是腐腸之潰也。坐臍不及也。專諸之截肉，蘭京之膳盤，可不懼乎？西子乳之鑊，鄒魚之乙，鳥雁之翠，鵠之胖，雞之肝，麋之胃，可不慎乎？尋常飲食尚且飽傷，則有恙况如此者乎？內賊之饗，餐誠可憎焉。一金兩戈，是人之所爭取也。為政者雖不可不貯儲，而鉅橋鹿臺瓊林太盈，禍于其身，困于其民，而無益于國，何不少致思乎？夫飲食男女，人之大

欲存焉。於是，有禮有法，然蛾眉之斧，嬋娟之刃，劇於殘賊。是古人所以有酒味色之諫也。且風寒暑濕之浸滲於外，浸滲於內，則生疾病，故以敵國喻疥癬，與腹心若能禁之，則國之無憂患，猶身之無疾病，謂之醫國。故常不忘其教戒，則何敵之有？孟子不曰：平人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是以有敵戒，則竟至于可以無敵。文章亦然。李白萬夫之雄，青萍之價，不可謂無戒也。所以杜甫稱白也詩：無敵也。蘓洵讀書磨戰一陣，方其

下筆屬文也所以歐公稱之曰似荀况也若無其
戒則學奕者射鴻鵠之類也不可必進凡百技藝
終身不可成焉就此兩字以小推大以大喻小丁
寧反覆既如此豈唯軍政而已哉呂藍田作克己
銘曰昔爲寇讎今則臣僕是克私欲之寇讎而復
天理之本然則道心爲帥人心每聽命豈有不服
之敵哉嗚呼克己是爲仁仁者無敵再三言之書
曰戒哉做戒無虞罔失法度惟夫戒之義嚴哉而
今依請其喻說遂擴柳子厚之所不足耳

慶安三年甲寅八月

通玄說

寺而信之乞之

玄者幽遠之義即衆妙之門或曰天或曰造化或
曰準易要之皆指道乎張衡之玄訓玄謀蔡邕之
明德通玄蓋其是乎王陸談老子之玄童鳥與子
雲之玄台教之徒釋妙以爲玄曹洞家墮在玄妙
窟裏而彼自謂通之歟豈唯方外而已哉玄德外
聞所以讚癡也玄主相揜所以頌契也詩書用此
字爲稱譽之語則欲通之者不亦可乎易稱天玄

是其正色也我心一點之靈明莫不貫通事物謂
之通支嗚呼可以入而不如通夫犀乎學者沮致
思焉

醉說

天有酒星地有酒泉天地猶醉而况於人乎夫醉
有若干昔神農以酒為藥醉而皇也黃帝戒以酒
為漿醉而帝也堯飲千鍾醉而君也禹惡旨酒舞
善言醉而王也武王在鎬豈樂醉而天子也桓公
享飲繼不以酒醉而霸也周公作誥以誠沉酣醉

而聖也孔子無量不及亂醉而師也子路嗑嗑醉
而哲也孟子不願人之膏粱醉而賢也皆可謂能
醉矣聖賢之於醉也其如是乎四凶饕餮而投四
裔義和沉湎而當其罪桀紂牛飲而失天下姬滿
宴樂而徐夷叛皆可謂不能醉矣不賢者之於醉
也其如是乎獻酬者不可不擇焉鄢陵之戰子反
醉而楚子敗績鴻門之會樊噲醉而漢祖腕難降
及于竹林之交遊栗里之隱逸或寓於酒或達於
酒加之醉而陽狂者謫仙也憂心煩醉者浣華老

也醉而吟者香山也飲而樂山水者醉翁也皆是
在能與不能之間乎古今之於醉不爲不多唯
有三閭太夫者獨醒醒者似智醉者如愚雖然其醒
可及也其醉不可及也古云何以消憂只有杜康
若其實愚則必有憂乎故仁者不憂詩云既醉以
德有德者醉中有醒醒中有醉不醉不醒一醉一
醒有時哉與彼醉生而夢死者有大異矣如是而
後入醉鄉送日月則今日與上古之皇帝共相忘
於醉裏乾坤雖其相忘是亦不可不擇焉脇塚君

飲酒如奕基然揭醉之一大字以索其說於是乎
書

官反內貨來說

稀菓美濃守正則求之

官有威勢也所謂權貴也反報之德又報之怨不
爲正理故云以德報德以直報怨內女謁也湯王
曰女謁行歎末喜亡夏姐已滅殷褒姒破周不可
不戒也佞幸亦然貨賄賂公行者惡政也好利則
亂之本也來干請也君子不黨若有干請則相共
匿非必爲小人書云無偏無黨無反無側即是王

道也此五過之疵可克審之為政為法者所宜知而行也莫負辜可矣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目錄

說中

徒觀說

不白說

後視香爐說

奇松說

六藝杯說

書格說

同心蘭說

獲麟圖說

瓶花祭猶圖說

寄亭說

夜遊說

尺八說

連歌說

連城鏡說

乘說

使敵如嬰兒說

又八篇

齊亭篇

同心商篇

蘇轍圖篇

六藝林篇

齊林篇

齊林篇

齊林篇

齊林篇

齊林篇

論中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論中

達觀說 應

台愈

慶安三年作

德之達也無不周遍無不亨通故在家必達在邦必達在天下必達以此仰觀則日月星辰不違其運俯觀則山川草木各通其氣觀人物則五典得其序四民安其業故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是以雖有冕旒觀於無形是君之道也謂之遠謂之明况於淺近乎達觀之義大矣哉

不白說寬承元年作

緇丹牧以不白二大字揭示座右蓋取諸禪家所謂孤峰不白之義既而請說于余余謂夫道者不可以形色而求也而彼不能離于形色故非青非黃非赤非白非黑而能具諸色不方不圓不長不短不曲不直而能備衆形此豈心外哉盡其心則知其天天者性理道義之所由出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故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所謂玄者不白之謂也而天下之色色皆出自此矣何以證之

天明則日月不明故夜半黑窅窅黑漫漫是天之正色也雖是冥冥之中然必有顯明之處存焉黑白必分是非必辯善惡必知邪正必察我心之昭昭炯炯乃方寸之青天白日也何外求哉故所謂不白者所以爲白也所以受采也故孟子論性以白羽白雪白玉之白喻之是乃天玄之謂也故曰天者性理道義之所由出也天也心也性理道義也一也皆自明白也非如向所謂孤峯不白之說也若夫柱下之守黑漆園之生白惠子之堅白子

雲之大玄乃置而不論焉嗚呼聲色末也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此豈可以形色而求哉此爲不自說

後狻香爐說 松平伊豆守信綱求之

夫後狻者百獸之最靈瑞者也故寫其威猛則能
除邪崇昔漢丁綏造香獸陶模其貌張其口虛其
腹以宿文武火而一瓣一穗裊其薰烟悲霧悲霧
芬芬郁郁殆慶雲之氤氳乎蓋其靈瑞之所使然
歟於是疑蘇州之燕寢垂放翁之雨簾不亦閑適
乎杜陵之心清可以聞之涪擘之鼻觀可以參之

不亦幽妙乎且香有辟邪而使狻口噴刺馘則群
邪悉除萬祥畢臻其功用不鮮况又庶乎其德惟
馨也於是記焉

奇松說 慶長十五年作

或人有奇松焉矮性乎如蚘蟻之不伸鬱屈乎似
蛇龍之所蟠也樹異右而寘庭中礪礪然感縮然
遠而望之三萬里鼇背之蓬萊鳴乎何其翠之縹
緗哉久而見之一千年馬鬣之偃蓋山乎何其狀
之岑蔚哉吾不遠焉而觀于堂前不又焉而觀今

日然遠也久也亦在其中當是之時吾不知松化
石耶石耶焉一巨拳石也不知石化松耶蒼蒼然惟
松一根也松之與石識者知之昧者惑之吾聞孔
明廟栢其根如石又聞東陽之金華僕骨之康子
有難辯松之與石者吾於是有感于意故書

六藝栢說 慶長年中作

江宗務製六盃焉淺深大小隨序相包容畫杯底
以禮樂射御書數之六金字又別鑲書賽之六隅
亦如之每會賓明酒闌必出之乃擲賽而得其字

則飲其字之盃坐滿者俱催興矣禮小而數大其
餘稱焉名曰六藝盃乞事于吾吾本多病怯杯觴
然嘉其名而不能不言乃對曰夫醉之與醒皆有
善惡焉醒以憤世乎如怨人何醉以溷俗乎奈喪
德何將從趙氏姬且之戒乎將造糟與牛飲之迹
乎寧慕不卜其夜不飲其醜者乎將醒而怒如董
馬醒而媚如李瑁乎寧髻鬢於林宗泉明令公荒
夫之善醉乎將放達於阮籍劉伶嵇康之昏醉乎
寧三不惑之一乎將怒百觚而殺入乎寧切齒而

皓皓之行乎彩垂涎涉指以嗑嗑乎寧辨乎康之
誣聖賢乎將持滿保盈以放言而罵乎寧醮而不
二乎將藻扁鵲帳淺斟低唱乎寧憂心如醉乎將
落鳧江湖乎寧豪氣發而朗吟乎將沉湎以遺落
世事乎寧守口如瓶乎將如猩猩啼而就禽乎寧
揖讓有序乎將人而提壺鳥之心乎寧一斗百篇
開元之鳥鳴相酬乎將有似猫而枯腸痛飲如犀
首者乎寧瞻南山而斟北斗乎將或若楚山猿化
為狂道士竊茅君酒而遭杓械乎寧學而壓之飲

乏乎將効河南馬氏于囊于袋乎寧卮言日出乎
將袒裼裸裎而沉飲乎寧嗟來之不受乎將乞殘
盃之濁瀝而不知耻乎寧整頓醉裏之乾坤乎將
潛往於東郭墻間乎寧獻之酬之酢之乎將張口
而詭浪笑傲乎寧開六藝之喉乎將拈從衡三寸
之舌乎寧釀六藝之菁華乎將其九流之糝糠乎
寧漱六藝之芳潤乎將醉佛老之糟魄乎吁嗟醉
者非善醉而醒者豈能真醒哉子思子曰人莫不
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嗚呼是吾何言宗務闢而

書格說 寬永六年作

鴻術家三竹少年造書格格上何有哉嘗三品之
草戴隱居之中緒十八卷之經握啓玄子之筆驅
二豎於膏肓辯六氣於陰陽越人之所難仲景之
所論叔和之所診於是乎在焉加旃湛上池水於
前宿炮灸火於後築王氏外臺于其上構思邈龍
宮于其下况又對此而假寐則圓元素之奇夢寤
覺則知河間之異人分子和之三法展東垣之十
書不亦可乎就中丹溪叟自儒入醫格致之餘力

該通素難有所發明救人多矣可謂方技之髦也
函人唯恐傷人其術所慎亦可以嘉焉今少年舉
揚家聲私淑丹溪其前程不可測也吁偉哉勉焉

同心蘭說 小幡孫一即求之
寬永十四年作

平姓小幡氏直之者出自士林奉仕幕下已及
三葉與余執交年久矣求同心蘭說而不止夫蘭
之有名也香于鄭夢被于溱水調仲尼之操紉屈
原之佩漢武比之佳人涪翁譬諸君子其殘膏賸
馥不為不多矣非獨蘭之馨而已取其德惟君

臣之道朋友之交近取譬而可以論之君子其善
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
又云生長於齊則齊言生長於楚則楚言蓋由其
習之正與不正也故古人欲脩身以治入者必遠
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水炭之不相容薰
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
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君臣如
此交際亦然故切切惓惓之義無友不如己者一
薰一蕕不能同器善人者非薰乎不善人者非蕕

乎噫習相遠也可不思乎鼻只止於顛心之官則
思易大傳曰二人同心其與如蘭薰之類之而不
可困憊中類是所以到心清也直之嘗在洛之時
謁惺窩先生得聽餘論一旦告以東歸先生手取
百和香一合自書同心蘭三字且詠倭歌以祖焉
取諸大傳之語先生易贊已有年矣幽遠餘清手
澤尚新直之屢請余記其顛末不能峻拒於是
以金蘭簿上有同心之人乎非乎而告之庶幾猗猗
之秀揚揚之香不在外也靈堅之於香也

爲心之於理義也有同悅焉故理義之悅我身猶
芳蘭之悅我鼻謂之同然之心如此而後彌習于
善化于蘭則同志之遠者來近者悅乎庸詎不可
知惺窩先生之意在此而不在彼哉曰在德耶在
蘭耶曰蘭有德也遂書

獲麟圖說

佐久間將監求之
寬永十六年作

麟者毛蟲之長也一角角端有肉其性仁厚不踐
生草不履生蟲世傳黃帝之時遊苑囿唐虞之際
亦遊於田疇是王者之嘉瑞也有聖人在上則麟

出焉于嗟麟乎人乎果其聖乎禮云麟以爲畜故
獸不狘又云麟在郊極故周南之麟趾者所以觀
成周之德也吾夫子生於衰周之世其道不行于
時故哀公十四年麟雖適至然遭獲而傷乃知有
其瑞而無其應也不能不感焉於是因魯史修春
秋起筆于獲麟之一句絕筆亦復在茲握二百四
十二年南面之權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則一時
之不祥而萬代之祥也嗚呼麟之爲祥也聖之爲
應也明矣先儒或謂春秋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擣

蕭韶九成鳳皇來儀以爲之證是亦一說也
爲聖人出也則聖人能知麟也如漢武之角獸趙
宋嵐州之異獸與指野鳥爲鸞鳳者無以異也是
何祥也若夫角紱反袂之事置而不論

瓶華系猫圖說

同人求之
同年作

牡丹華下睡猫兒心在舞蝶此猫不睡蝶不見何
哉猫者在稷神之列故蜡祭之迎猫爲其食鼠也
牡丹者武后之所愛也然其篡唐猫鼠竊也其傷
民猶鼠耗也欲使武后爲鼠蕭妃爲猫則雖一且

之怨言至今人皆甘心焉然則以牡丹供猫亦宜
哉宣和御府所藏黃居寀徐熙崔白之牡丹戲猫
者玩弄之物也不可以保社稷豈足議哉

寄亭說

萊應元年作

東武城下之廳換其職掌者幾年幾人哉頃神尾
備前太守元勝謂余曰元勝居之殆十有五年先
是在此者居如逆旅視廳內之屋舍風霜漸古而
今補其破漏繕其朽壞而一字旣成偶幸以居貨
售貴之贏爲之費聽訟之暇游息于此請揭其篇

不諾弗措余乃以寄亭爲之顏蓋是逆於一也
夫天地逆旅也况犀舍乎人生如寄耳况他事乎
後人之來居此者相繼修葺之則永不朽也王黃
州之竹樓亦此意乎庶幾寄形於宇內寓耳於垣
壁以乎其心得其情也

夜遊說

官醫久志本氏請余曰家藏碾茶壺其底似圓座
其藥色俗所謂蠟燭手也自號曰夜遊蓋取諸秉
燭夜遊之義願一言以爲之說曰古詩云晝短苦

夜長何不秉燭遊是故魏文帝夜遊于南皮李太
白春遊于桃李園其愛惜光陰夜以繼日信宜哉
况太白瓊筵之花羽觴之月有義談乎方今此下
小壺以圓座換瓊筵以茶杯換羽觴而月團之色
香味自然有花與月乎其玩好可以知也若就其
家業而言之藥寮茶寮相連而醫王善遊之琉璃
壺可在其手中於是號茶曰滌煩子亦固當乎文
帝太白世已遠矣漢官之青煙魏國之夜遊亦不
取焉庶幾傳之子孫卜晝卜夜術業不怠

聲也古人鷄鳴而起孳孳爲善固是夜遊也管平
可不思乎

正保二年十二月下浣

尺八說 稱揚貴妃 今技民部求之

或人號天八曰揚貴妃非無由也明皇與貴妃並
笛則何共同不吹尺八乎尺八者無底之笛歟曰
不然回向寺之尺八者明皇前身所持而吹也貴
妃亦吹之俟奚疑唯不被漁陽鼙鼓驚破而爲閑
元太平曲可也

大伴連歌說

夫連歌者權輿於神世隆盛于今代故陽神陰神
唱和于磯駁鷺鳴之時有遇少男遇少女之詞曰
本武尊東征之日有筑波之詠東嶺首獻九夜十
日之蒼大伴家持與巨有禰河州稻之詠共載
在日本紀萬葉集皆是陽唱陰和夫義婦聽君令
臣從彼問此蒼之理也爾來述其譬則貫之要停
風於網目躬胆將駐三春之雁元春欲負劫石於
蟻掃其情則延喜帝見漏泣而哀之花山院望柳

而想像萃陰通其幽杳則清水大士之境界式部也
也繼瀧絲於千手富士明神之示平兼盛也焦高
嶺於多年吟其節序則年超雪消路是後嗟峨院
之御製也故鄉五月雨者伏見院之殿作也具竹
秋水澄者後宇多院之宸詠也冬來嵐山霞者藤
原爲世之首句也古今公卿大夫詞人才子無不
欣賞之桑門隱逸閨壻秀民之徒亦或寄意於伽
陀或寓言於野語或依託於諷諭或乘興於俳諧
木抵槩見於歷代之撰集且在武門言之則源義

家與貞任詠衣河之城平清盛與登蓮弄福原之
月小松內府問熊野之春則修驗者登切目之霞
鎌倉右大將攻蝦夷之柵則平景時屬名取之河
峨冠蝦之磯額者三位賴政也賦森山之履盒者
四郎時政也等持將軍賞西芳寺之風花固下代
之英雄也瑞山並相說北野廟之梅松亦千古之
風流乎後光嚴院之治世攝政太政大臣藤原良
基公鍾萃洛風融之時逢柳營露遍之日輯今昔
之連歌二千有餘各曰菟玖波集蓋取義乎日本

武尊之詞也。文和五年季春，編集既成，於是。有旨以准勅撰行之。當時傳於後昆，花下觴詠之主賓，月前勝遊之朋友，無不抗顏怡悅焉。此集之功，不為不多。後圓融院康曆元年孟笈十八日之夜，右大將源義滿參內月晴景表，因求發句於良基公。公有嘯月杜鵑之句甚催逸興。翌月六日，公與幕下同席連歌公唱夏草花初幕下和宿藤陰茂自非全宰合體文武同治之太平事。到此哉。其後種王菴宗祇撰竹林鉞且編新菟玖波集亦是其

詞源之餘流也。搥彼注茲，器水相移而不絕。文明年中，越前守藤善清常信管仲君，烈日聚衆賦千句連歌，偶有寄其靈像者，乃悅曰：水清則月現，死感應歎得而益敬之。永正七年之秋，夢菴肖栢依後栢原帝之奇夢，入宮奉詔首唱。幾世秋月，帝繼和玉敷庭露而百句成章，此等之類不可枚舉也。神云：人云：尊云：卑云：無不感而和焉。雅夫：本朝之風俗，倭歌連歌其義本一也。二之則不可也。約長短歌則為反歌乎？行反歌則復是長短歌乎？分下

首乃連歌也合兩句乃倭歌也譬諸中華聯句與詩其實一也猶見古今詩集皆先編聯句歷代初撰倭歌中有連歌連歌是倭歌之一體也聯句是詩之一體也然近於一體不若具體矣亦是倭漢同然之理可以信焉加旃秘之者謂破馭廬鳴唱和之神語有三十六言是隄陽不測之妙音也故後世傳此道者敬崇之以爲歌仙之數可謂深密由是見之連歌之源委良有以哉况乎倭歌本出自性情之正既爲人倫之教則連歌亦是治世之

聲洋洋哉洛人里村昌倪法橋平生孳孳最長連歌有父祖風與余有素故求爲其說再三懇款又有同志慈憫之者不克峻拒因規祝之曰庶幾乎泰山進馬不輟筑波之陰琅琊刈稻可漑棹河之水本其神風則渾沌一氣忽成葦舟之象頌此御宇則礪礪千世永爲蒼蒸之巖遂爲之書

甲申仲春

連城鏡說

此鏡甚重而鉛字重殆二十什國俗謂鉛字爲玉

以重其玉故號連城且其所發連數城擊破之也
取號同而義異也戴之於車而向梁時常人百夫
輒不易運也井上正繼以機巧雖一兩人能運動
之當其發時亦然可謂奇乎大風未力不舉鴻毛
雖然此鉉予之所到殆二千七百步之遠不失梁
的俗以六十步爲一町其勢之強與大風未力異
也雖堅城巨敵何不懼哉又有鉉子重可十二三
斤者其所到所中與連城鉉同又有鉉子重六斤
餘者其所到殆二千一百步是亦無不中也寬永

十二年乙亥正繼初造此等鉉既而降鉉命遣
官使與正繼共載此鉉赴野郊以監之試之其郊
不差誠是奇外之奇也講武之太器何以加之哉
他後若雖有人彷彿模之者皆是以正繼爲權輿
而已余以其屢請故頗聞其顛末以書

正保二年正月申浣

柔說

酒井備後守忠朝求之
寬永十六年作

天有陰陽地有剛柔柔屬陰剛屬陽陽中有陰陰
中有陽故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剛與強類柔與弱

類此四者各有所用也剛強之勝柔弱人皆所知也然柔制剛弱制強亦是非無其理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譬如金鐵至堅然有時而碎絲綿至軟然無有能折乎柔之漸也雷之穿石繩之斷幹亦柔之久也牙齒雖毀舌獨長存是柔弱所以能制剛強也是以剛強有損人則人亦怨之柔弱有順人則人亦愛之此四者不可一偏用之兼之爲宜就中柔之道須注其意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堅亦不病柔亦不害爲君不柔臣

離其心爲父不柔子畏而踈君父之間既如此其餘可推知之在兵事亦不可不用柔也田單復七十餘城非始如處女乎張良輔高祖并天下非貌如婦人乎湯武初服事于桀紂是豈非柔乎當時若使不用柔何以至于一怒而安天下民乎因是見之常可用者柔也有時乎用剛故曰柔中有剛剛中有柔強弱亦然四者隨時而可也嗚呼柔之道可不致思乎若夫百鍊繞指色厲內荏無取焉耳

使敵如嬰兒說 同人求之 同年作

夫嬰童心者無知而易驚也使敵如此則莫不敗
亡也能治我心氣奪敵之心氣謂之以實擊虛譬
如以破破外也其潰不可疑矣故馬服之子不知
谷縶是白起所以嬰兒趙軍也栢直口乳是高祖
所以嬰兒魏軍也霸上棘門兒戲耳是文帝所以
嬰兒劉禮徐厲也將帥卒徒皆既然則豈不大驚
而破哉故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敵不知其所守
也疾擊者如雷霆之不能掩耳彼不能不失也

也是所以必敗也若夫視卒如嬰兒可與之赴深
溪者別有謀所以使愚中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目錄

說下

德亮說

敬吉說

旨叔說

播叔說

子苞說

子成說

定春說

退說

次春錄

夏錄

千計錄

千計錄

古詩錄

對錄

對錄

對錄

續下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說下

德亮說

三品羽林源君諱某蒙請其字余書若干字以進
 呈就中德亮協其盛意蓋取諸虞書敬德亮采有
 邦之語也邦國元是通稱而古人稱字之例也昔
 武侯忠義而正大彭澤靜淡而豪放或太名垂于
 宇宙或嘉號行于歲晚或白羽討魏賊或黃花記
 晉年今慕武侯之名追彭澤之字不亦鄙乎能慎

其心所得審其事所處而有明信則優於有邦國
雖合武侯彭澤為一豈心外哉君遂命我為之說
於是乎書 君諱光國故云爾

敬吉說 寬永元年作

冊書曰敬勝怠者吉此大公所告武王也夫敬者
主一無適之謂也我心無貳無它則莫不存焉我
心存則天下之福何以加之哉若夫怠則反是我
自警言而又訓叔勝遂書為字說敬之哉

旨叔說 同年作

右二大字者小川氏道會之雅號也夫分其旨念
恩慈者父子之情也以此父孝其先子孝其親子
子孫孫亦復如是則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凡百事
皆推此心而已今其令嗣乞旨叔說於是乎書

播叔說 寬永二年作

春碩姓稻氏及余門者有年矣一日請字字曰播
叔蓋取諸詩所謂播厥百穀既庭且碩之語也夫
五穀者種之義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莫稗仁亦在
乎熟之而已矣碩乎碩乎是庶是蓂而除其莠去

其螟而有秋則可謂庭碩宜期矣豈翹此而已哉
耕耘方寸田地了其無芥塞則仁遠乎哉何遠之
有故如農夫之勤種播逢而成也此無它讀書學
問之功耳不可不思焉余庶幾其苗而秀秀而實
而與其姓字能相稱也噫有時雨化之者乎果無
乎碩乎碩乎其孰之由已而已是為播叔說

子苞說 并詩 ○寬永十二年作

三竹君字子苞寓於賢慕儒學屢請余為字說余
聞斯于之詩不云乎如竹苞矣是其所取也解者

曰此詩者美考室也苞本也茂也叢生而固也言
居室盤基之厚如其叢生而固也且說藥性者號
竹為苞本良有以哉請試言之不剛不柔非草非
木君之所諳知也惟篔篹惟苦或淡或甘君之所取
蓄也戴凱之及賁寧譜者君之所見也况本草古
今方書乎君其續衛生之家務忠愛之本不亦可
乎淇澳猗猗美君子之斐而長壽潛畝青青比封
侯之富而多孫是其所期望也若夫葛陂之龍馬
湘之杖則方外異伎而已非鴻術家之本旨也君

其以為如何禮云禮之在人也如其有筠也居天下之大端也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忠信禮之本也所謂大端者苞本耶有本者必叢生而茂有堅實矣豈有他哉子苞勉旃系之以詩聊表規祝之意云

近時方術各專門想見此君傳後昆只有一團和氣在養成涓子與湘孫

子成說 寬永十五年作

書生宗允來自言允姓和田氏出自平族洛陽人

也章卯入東山禪寺頗讀文字踰冠歲往西山嗟峨就田素菴從事于筆硯之間殆五六年比壯東到于江城仕脇淡牧時初謁先生得聞其警款不亦幸乎允今自字曰子成蓋取諸大禹謨成允成功之語願先生為說賜之余雖心諾然阻公務未果允請而不已於是告曰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春秋之世卿大夫其字稱子者晉有子犯楚有子文齊有子尾秦有子桑魯之子家宋之子罕衛之子魚鄭之子產子羽之屬不少且仲尼弟子淵騫游

夏最著矣至于漢之淵雲晉之向郭唐之子義子厚宋之二蘇二陸亦昭昭矣男子羨稱回嘗者乎若夫成允成功者禹王之賢也誰聞然哉後世學禹而次水鄰國者白圭之壑也學禹而步者巫覡之誣也學禹而尋河者山經之放也學禹而儉嗇者墨翟之固陋也豈其成允成功乎學禹而惜分陰者能成討逆之功而為八州刺史今允也惜分陰于螢囊縮八州於烏皮鞞而不已彼古之功奚不成哉輕重大小雖甚霄壤然此理本一則其成

功一也努力允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貪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是真男子而已矣嗚呼磋磨之成在允也耶吾言是它山之石也愚夫愚婦一能勝禹矧於真男子乎懋哉遂為子成說

定春說寬永二十年作

春乎四德之元五常之仁於行為木於方為東皆屬陽故四時百物生生不息唯人為貴不可不養也若有沴悖則有疾病救以仁術手中之春皮囊之春肉外交養物我相貫庶幾春乎有起死回生

之功也。君子有抑隆扶陽之戒，以此春乎活人掌內，固其陽春，志有所定向，而後動。亦春靜亦春，不可謂無恒也。亦可謂定乎勉哉。衛生家竹田蒿庵諱定春，求其說不已，於是乎書。

退說

獵德院法印武田道安字退請余爲之說。且有所求，夫退以名之，以字之者，蓋寡矣。况其偏乎於唐前乎？韓退之有司馬退之作，洗心詩有出俗志後乎？韓退之有高退之字，遵聖居石屋山而開金榜。

扣柴荆，宋初小萬卷自號退叟，擬陶潛以作閑情賦而爵齒適焉。俞尚字退翁，朱絃有遺音，家定國字退翁，清約如蘭菊，此兩翁者，二蘓之交友也。魯宗道之室曰退思，黃庭堅之堂曰退聽，宋敏求有退朝錄，楊廷秀有退休集，劉因作退齋記，皆不有以哉。有進退焉，所謂人皆著進，池獨著退，有謙退焉，所謂卑而不可踰也。有退休焉，所謂老矣無能爲也。道安有技俗之趣，慕山林好水石爲衛其生，刻意于醫術，有別業在北山，然則取退憇之義乎。

易所謂遜則退也易道陰陽有理時有氣醫書亦
道陰陽專論氣故魏伯陽假周易以論修練頤養
之道著書號周易參同契清溪之露朱以黜周易
亦此類也雖古之良醫莫不讀易乎推理言之衛
生之術自淺之深則庶幾其退藏於密未易測也
想夫在洛也在山中也有一室有堂有齋有書集若
于卷有蘭菊之露有琴聲之泉有洗心之灣乎何
屑兩退翁之輩乎昔東臯子在北山蒔藥讀周易
亦同山之談耶於是有一泉右膏肓而後能灸入之

膏肓有煙霞痼疾而後能療人之痼疾出而為人
則孫真人之惻隱乎可不謂進乎處而自爲則豎
緩之倏望乎可不謂退乎專自爲則揚朱之爲我
乎專爲人則墨翟之兼愛乎不墨不楊有義存焉
進退之義不在斯乎曰是已乎曰請見不讀退是
禮也而退朝曰燕退燕曰問其燕息于洛間適于
北山也所以見其字之相類歟今依讀書其所求
以貽之

壬辰之秋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目錄
解
三德解
地天泰解義
齒落解
西銘講解
木槿解
闕
原舟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目錄

解

三德解

乾九三文言解

地天泰解義

西銘講解

齒落解

木槿解

闕

原

原舟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解
 三德解
 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朱子曰明
 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
 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按中庸以知仁勇為三
 達德德者得也天下古今之人皆得之於心而無
 不通行故謂之達德雖一心之固有而有偏言有
 專言若偏言則是非之心知也惻隱之心仁也剛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解

三德解

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朱子曰明
 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
 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按中庸以知仁勇為三
 達德德者得也天下古今之人皆得之於心而無
 不通行故謂之達德雖一心之固有而有偏言有
 專言若偏言則是非之心知也惻隱之心仁也剛

強之心勇也專言則知兼仁勇是大知也仁貫知
勇是大仁也勇配知仁是大勇也文理密察足以
有別寬裕溫衆足以有容自反而縮內省不疚皆
是大矣哉雖有三者之名共本於一心心之所寓
者身也其知善惡猶目之辨黑白其無私慾猶手
之不取穢其由義而爲猶足之踏熟路舉體皆無
不然此心一也此理一也然有三名則譬如早午
晚均是下日也一而三三而一均是下心也若非
知則不能窮理窮理則不惑不惑而後實爲善而

不爲惡何有憂乎善以行之則無不合理何懼之
有是知仁勇之次序也聖賢之教如此切近也學
者宜致思焉若夫於師旅言之運籌帷幄進退以
時者知也帥衆撫民賞罰不私者仁也是敵不法
量可而先者勇也故法曰將心也士卒四肢也呂
望孫武戰勝之法亦不外此由是見之文武果不
二乎况於舜禹之于羽湯武之征伐乎三者全備
何容喙乎方今拾遺紀君正盛請三德解故揚神
居之三言披先儒之格言聊寓己意于其間以應

其求之

慶安三載南呂下澣

乾九三文言解

或問乾九三文言之義答曰凡諸卦不知六爻則一爻亦不可解也不獨乾而已乾有龍德故五爻皆稱龍獨九三不稱龍直言人事是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為人故也姑換舊說以抄于此則九三之終日乾乾者欲進于道德修其功業而不少懈也進德則知至而進也修業則知終存義也忠以

推入信以待物則誰不尊親之是進德也外理詞教內立誠實而內外相成則功業可居上云修業可云居業是修之則可以居也九三處一體之極是至也至至極也居一卦之盡是終也知至者處事之至而不犯咎故可與共營幾幾者有理而未形之時既知時節將至知理之欲到可與共論幾事也既識事之先幾可與以成其事務與猶許也言可許之事不謂此人共彼相與也知終者全其終竟是終盡之時可與保存其義義者宜也保存

而不失於事得宜是存義也使此一爻欲進知幾也欲退存義也在進退之時可進則進可退則退一進一退相行不悖居上位謂居下體之上以其知終故不敢驕在下位謂在上卦之下以其知至故務幾而進不可憂也乾乾猶如德德也天行德也終日乾乾勤而不息因其時怵惕則雖危無咎吾思此爻龍不潛不在田亦躍是危厲之地也譬諸人居上下之際當進退之時恒常進修焉縱雖君子若不乾乾以怵惕教戒則何得無咎哉

類達依王輔嗣註以釋焉彼唯言理不云象數然其所謂理該莊老本於玄妙故謂乾何必馬坤何必牛唯取隄順耳至于程伊川作易傳專論義理不及象數今讀程傳乾九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其所為唯進德修業而已忠信以進德擇言詘篤誠志以居業其云知至則致知也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也幾者事之兆也實知善之可必為惡之不可必為故當其將萌而雖幾微之事能知致之至之知終則已知而力行也守之存

後故可共存義所謂終條理也是君子勤學之終
終也所接條理始終譬之智與聖見于孟子文繁
今此省之也考之可也可與二字異于顏達說按
論語曰可與共學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解
者云可與共學七十子是也可與適道子游子夏
之徒是也可與立顏淵閔子騫之徒是也權即孔
子也可與字義如此故係彼與此不唯我獨也無
一念之不實者忠信也無一詞之不實者立誠也
而致知以至之則不善無萌于心若將萌則必去

之已知而行不怠則不失義理是可幾存義之謂
也故知處上下之道而無驕慢無憂患雖在危地
何欲之有哉蓋是程傳之旨如此乎否若朱子本
義其微旨有味然今所問則程傳之趣也故不說
朱義近聞管東溟辯乾龍多多矣有人恐其為
者可不致思乎

地天泰解義

地天泰者即是三陽交泰也乾三畫來居內坤三
畫來居外乾坤者天地之性情也天地者乾坤之

形體也天氣貫通于地中所謂天氣下降地氣升騰陰陽交感寒暑往來四時移換古今不違是天地之泰乎於陰陽而言之陰根陽陽根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變化而為五行五行相生而萬物出相克而萬物成是陰陽之泰乎於一年而言之於年為始於時為春於月為寅天開于子為一陽地開于丑為二陽人開于寅為三陽謂之三陽交泰堯之敬授民時孔子之行夏之時皆是也四時得序農業勤功故聖人雖損益然擇而用人統

宜哉是一歲之泰乎於人舉而言之君父乾道也臣子坤道也男治外猶天也陽也女治內猶地也陰也君父之尊也臣子之卑也猶如天地莫位而不可亂也然上心下通下情上掃君臣父子之道相行上下貴賤之義相接陰陽內外之理相協是所以天道行于上而人倫明于下也是天下國家之泰乎於人倫而言之小人道長是陰長也小人道消是陰消也君子道長是陽長也君子道消是陽消也其進退內外亦然故君子道長而內而

小人道消而外，而退不亦善乎？其消長進退之際，不可不察也。蓋天地之間，雖不可有相共無者，然聖人贊周易，寓抑陰扶陽之義于其中，可謂深體矣。是人身之泰乎？於人身而言之，乾坤者陰陽也。上下也。人身之上體下體也。坎離者水火也。南北也。人身之寒溫也。腰背也。坎中滿者，非泰之內卦乎？離中虛者，非泰之外卦乎？陰者陽之母，陽者陰之父。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水火相濟，能外降周流于上下之際，則壽考而無疾病之憂，是人身之泰。

乎。雖修養家之參同契、藥鼎之秘蘊，皆在其中。歟。於人心而言之，泰九二取乾之誠，是天道也。泰六五取坤之敬，是地道也。誠之敬之，是人道也。天地之理固有之者，人心也。如是則心廣體胖，誠敬者人道之樞要，五常百行之本源也。其德之潤身與天地同流，乃聖賢之所傳授也。是人心之泰乎？三才之安泰皆備于一心，不亦善乎？若反之，則天地不通，謂之否。天地之否，塞陰陽之腠，診四時之錯亂，一歲之失，令人事之紕繆，人身之疾病，人倫之

昏迷風俗之類敗皆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也
之否之匪人也故曰若失誠敬則匪人也其垂誠
深切矣傾否則復本撥亂則及正否傾而變變則
通通則為泰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嗚呼泰之
義至哉大矣哉

右二篇并上筑後尋求之

西銘講解

西銘既有考亭之註說而深切著明孰加焉矧履
謝未學乎然略而言之惟天地萬物父母是武王

之格言也乾為父坤為母是易傳之聖訓也儒先
以為以主宰謂之帝以形體謂之天地以性情謂
之乾坤以氣謂之陰陽凡主宰兩間者無不出自
此焉我藐焉眇小之形混成處於其中此氣充塞
于天地之際即是我體也此性宰帥于天地之際
即是我理也所以孟子志者氣之帥也浩氣塞天
地間云者以此也夫凡為民者對我而言之是人
人也皆以天地為父母則人人悉為天倫為連枝
故曰同胞皆是同父同母之謂也已受此氣而

則物亦我同伴也。有正偏塞之異，雖不同類，然其本於天地，則不可謂不同氣也。大君者，天地之嫡長也。若于伯叔兄弟，至於九族，皆崇之敬之。君之主之，故曰宗子。宗子之輔佐，謂之大臣。大臣者，君家之宰相也。所生所出，必有後先。先生則高年也，以老我老之次，集而尊之，以長我長之典，叙而敬之，亦是貴者貴之之理。一也。幼而無親者，曰孤。年纔及十者，曰幼。以幼我幼之慈愛而憐之，以子我子之保養而恤之，亦是賤者異之之理。一也。所謂

如保赤子，所謂子庶民也。美二理哉。其爲人之間，與天地同其德者，曰聖。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是也。稟五行之秀而生者，人。人，均矣。秀而又秀者，曰賢。若魯繇益稷契伊尹傅說太公三仁孤竹君之，子是也。人皆爲兄弟，兄弟之中，合德于父母者，秀生提出者，乃聖賢也。兄弟之際，或疾病或親族離散，亦是顛連衰疲而無所愆告者也。我何不少憫隱之乎？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乃子之翼翼善敬親也。樂天而不憂，乃子之純一善愛親也。惟孝哉，人壽

能事天猶如舜之順于父母乎若其違天理曰德不愛已之親愛人之親不亦悖乎害天理曰賊賊者殘賊之謂也若夏桀殷紂之輩是也益惡者曰不才若四凶少正卯之徒是也嗚呼踐形者惟相似也我形所具之理不有相悖有物有則心與形相似而做四勿之工夫而純熟則不背父母而惟肖於天地聖人知變化之道而述天地之事如孝子之善述父事也又窮神明之德而通之心所存即是天地之心也如孝子之善繼父志也聖人

樂天踐形其如是而已不愧屋漏者慎獨之謂也內得丕疚之謂也如是而何忝父母哉可謂畏天存其心養其性是孟子之語也存養不懈于夙夜何嘗所生所生者近之父母天地者遠之父母遠近雖異其理一也惡音消拜善言者禹之顧父母之養也育天下之英才如賴封人之以孝諫莊公則有不匱錫類之慶不弛愛慕之勞而底警頑之豫即是舜之大功也獻公之命無所逃避而雉經于穀城申生之恭也故諡曰恭世子身體髮膚受于

父母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還之，是參乎。啓手啓足，而易寶也。不怨讒於撥蜂，不堪悲於履霜。從尹吉甫之令，而勇于死者，伯奇也。皆是以父之命為無所逃，天地之間所謂天下之大戒也。天地是父母，父母是天地，故人之不違天理而善順之，如孝子慈孫之善事父祖也。富貴樞澤若堯舜禹之揖讓，周公且之，真可謂厚吾生。故孔子曰：富而好禮，貧而賤，憂戚驚諸，必山之石可以攻玉。故曰：玉汝是以天欲授大任于此人，則必苦其慮，餓其身，而動心。

忍性然後玉成，顯且中庸所謂素行之學。雖富貴，雖貧賤，莫不自得焉。伯夷之薇蕨，顏子之簞瓢，不亦玉乎？不屑彼玉食矣。又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故曰：存順沒寧也。知生則知死，若不然，醉生夢死，可悲焉。於是人之一生為不徒而已。夫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變化生萬物。太極理也，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人物之出自天地，本是理一也。為君為民為物為兄弟為聖賢為不才為孝子為悖賊為富貴。

為貧賤是分殊也故儒先評西銘以為理一分殊亦是聖門廣仁之義乎

男靖依人請而講古文有日矣邇日嘗講西銘

云云於是任筆以授之

齒落解 正保元年作

指天不可見無石星隕為石指山不可見非石山者一卷右之多也山若無石則不砥不崔嵬而土崩猶如不周欬天若恆星不見則次躔不列張分野不界限而其右無所考欬天以有星辰故可以

觀察焉地以有山岩故可以堅牢焉人生乎兩間而有齒猶地之有石也故道家呼齒曰白石源余少壯雖不知頤人之瓠犀而有似曼倩之編貝每飲食不惜齒牙先考誠之曰勿妄刺齒可緩除塗不然老大有悔余雖謙聽而忽諸不亦慢乎年頗半百有齟痛有蝕齒或尖枝以刺之出血或烙鐵箸以定之止痛痒唯取快於一時不顧其他後既而白石源穿而為孔又落而唇寒累年益拔而益齟齬漸犬牙之不及也欲憶先誠殆如反水之不

可叔也悔而又悔。彌噬臍于平日噬臍。漱石之所
爲至此而已無如之何。則以爲如何哉。甲申歲所
僅遺齒若干。就中動者二痛者一。煎松葉以漱。數
日不已。鐵漿加雞舌香。抹五倍子粉。和煎以含。數
日不已。偶逢口齒醫。煎其藥以含之。經日動者漸
固。痛者漸瘳。其中最搖者。竟落時十一月晦朝也。
余之治齒。譬諸不朝出不晝行。而日已暮也。夜舉
此者。擗堦具行。然猶賴秉燭而行。免顛躓之患。自
今以後。把秉燭宵行之譬。以爲頤神養生。則雖寒

耄困憊之餘喘尚且延歲月乎。夫星有老人可以
壽焉。山不騫不崩。可以壽焉。石元堅久之物也。亦
可以壽焉。星有隱見。天何病焉。一山頽而衆山在
焉。地何病焉。卷石泐而天下之石猶多。亦何病焉。
獨齒在口中不多。且脫落。則人可以病焉。家人賺
余曰。昔太公含兩齒。無贏餘。遭逢西伯。遂克商。其
鷹揚之威。厲顯於天下。垂於万年。雖老矣。可益壯
也。余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庶幾借渭水。第以
爲余環堵之蒲坐。

木槿解 闕

怨也欲作木槿詩然以木槿槿華葦椒櫬
牽牛日及等同類異名難辨明故作之解
而呈焉先生亦別作一篇以授之未遑淨
書其草罹災而闕

原

原舟 小濱半左衛門求文

易大傳曰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
通是古之聖人之所作也故曰見穀木浮而知為

舟又云黃帝見浮葉方為舟亦是擬中孚象所謂
利涉大川乘木舟盧也諸書所說共鼓貨狄者黃
帝之二臣且虞姁工倭番禺伯益之輩皆有名于
作舟其形名也屋在上曰廬重室曰飛廬其上曰
雀室上中重板曰艦外狹而長曰蒙衝戰船曰舩
舩有青雀有蒼隼有先登有飛鳥焉大曰艦曰艦
曰舩曰艗海船曰艗舩二百斛曰舩三百斛曰舩
小舟曰舩曰舩曰舩曰舩曰舩曰舩曰舩曰舩
曰舩短而深曰舩畫龍于首曰章頭畫鷁曰鷁首

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舟
吳曰編曰絳曰餘皇越曰三翼晉曰舶閩西曰船
閩東曰舟蛮夷大船曰海船古人所謂弘舸連舳
巨艦接艦飛雲蓋海制非常模百尺之檣長綯之
纜掛席之帆萬斛之龍驤舟子篙工楫師滿載而
渡小若鳧鷖大若鯨鯢其水軍也大公喚蒼兕而
進濟孟津韓信陳船臨晉以襲魏大克之漢武帝
造樓船高十餘丈浮昆明池以教舟師而後有伏
波戈船下瀨橫海之號以立其大將遂平甌越後

漢岑彭裝數千艘舟有反把鈞以擊破蜀兵吳周
郎駕閩艦乘風焚破曹公舟呂蒙伏兵于搆樅中
以克閩羽晉王濬造大艦連舳方百二十步受二
千餘人建樓開門馳馬往來畫鷁恠獸于船首以
歷水神其壯大自古未曾有如此也乃浮江攻吳
以大勝之隋楊素作五牙船黃龍船舳舻船以伐
陳陳人以青龍百餘艘拒之楊素大戰遂勝之宋
虞允文采石之後乘海鱗船發霹靂礮以破金軍
若是之類猶多矣舟楫之利大哉若夫隋煬帝之

龍舟后妃之翔網供奉之千萬艘其威雖甚其奢
費彌甚則果身滅國亡胡元順帝製龍舟于內苑
長百二十尺廣二十尺上有五殿殿與龍共五彩
金裝遊戲其內船行則龍亦動此時盜賊群起官
兵喪敗而驕侈不止竟失天下故曰君者舟也民
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將相者操楫者也水可載
舟亦以覆舟可不慎乎是盤庚所以戒於臭厥載
歟能載能涉所以濟其不通而利于天下即是聖
人所爲之仁意也惟夫日月之運行其廣遠不知

幾萬里也人皆仰焉古賢以舟車所至與日月所
照相配言之四海之大百川之長舟楫之利不亦
宜乎至若 本朝神世天磐橛樟船者所載蛭兒
也填土船者素盞鳥尊之所乘也天樞船者大已
貴神之所製也是與窾木浮葉其意髣髴乎及于
人代神武帝東征舳艫相接水戰克敵以平天下
神功皇后令諸國集船舶以征三韓其餘不可枚
舉也方今依官船司价人屢請不得已強命侍童
粗抄寫其事實及訓詁以塞其所請

羅山先生文集卷三十終
 其 一
 其 二
 其 三
 其 四
 其 五
 其 六
 其 七
 其 八
 其 九
 其 十
 其 十一
 其 十二
 其 十三
 其 十四
 其 十五
 其 十六
 其 十七
 其 十八
 其 十九
 其 二十
 其 二十一
 其 二十二
 其 二十三
 其 二十四
 其 二十五
 其 二十六
 其 二十七
 其 二十八
 其 二十九
 其 三十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終

5
 7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